



90後香港音樂人 電影配樂嶄露頭角

朱芸編：與「哪吒」系列共譜成長路

一通電話，導演餃子一句「朱芸編，歸隊了！」香港青年音樂家朱芸編就這樣回到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（《哪吒2》）的創作隊伍中。

「就像動畫裏一群小夥伴一起打拚、拚江山的感覺。」朱芸編這樣對大公報記者形容和「哪吒」團隊共同創作的過程。從音樂學院的畢業生，到百億票房電影背後的配樂師，朱芸編和「哪吒」系列可謂共同成長。九〇後的他，如今創作出「哪吒」系列、《白日之下》《破·地獄》等多部為人熟知的電影配樂作品，數次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、亞洲電影大獎等重要榮譽，面對鵲起的聲名，朱芸編卻覺得自己自始至終只是一個鍾意音樂的普通人，若分享心得經驗，不過是「行出第一步先。無論什麼結果都好，你都要先行出那一步。」



掃一掃有片睇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

出身於中樂世家，朱芸編的爸爸是著名二胡演奏家朱道忠，自幼耳濡目染的他，中學時期開始對電影配樂感興趣，「當時的電影《哈利波特》《星球大戰》《侏羅紀公園》，或者是我之前看過的《紅樓夢》《紅高粱》，這些影視作品的音樂都好好聽，好出眾好好聽。就算你沒看過這個電影或電視劇，一聽到這個音樂，你就會進入到這個電影世界裏，而我想做出這個感覺給觀眾。」

「哪吒」團隊像一個大家庭

從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學士畢業後，朱芸編專門到皇家音樂學院電影配樂專業攻讀碩士學位。畢業不久，朱芸編就得到了電影《悟空傳》的配樂機會，而他與「哪吒」的緣分，也從此時開始。

「（做《悟空傳》）那時我25歲，剛剛畢業，不知郭子健導演（《悟空傳》導演）為何這麼信任我去做整套電影的配樂，然後我就真的做下來了。」朱芸編提到，導演餃子看到（《悟空傳》後，很喜歡裏面的音樂，便邀請他去做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（《哪吒1》）的配樂。

朱芸編回憶，自己剛剛加入「哪吒」團隊時，覺得大家好像一個大家庭，和藹可親的製片人、理性的導演，「因為我本身也是很理性的人，所以和大家溝通合作都覺得好舒服。大家的個性都很相似，都比較內向，喜歡閉關創作。」「哪吒」的製作公司在成都，主創很多也是四川人，在參與電影創作過程中，朱芸編頻繁來往香港成都兩地。「每次去成都，飛機一落地導演就說，先去吃火鍋，不講工作。然後吃火鍋的時候，一邊夾毛肚給我一邊說『那個音樂……』」原來又在講工作，但是都十分有趣。」成都的美食給朱芸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「最後變成我每次都好想去成都工作，因為想吃美食。」朱芸編還喜歡和團隊裏的四川人學四川話，說罷他便隨口講了一句「巴適」（四川話，意為舒服），「我覺得他們真的好好笑。像《哪吒》裏最好笑的其實是太乙真人這個胖子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講的四川方言，不知為何真的自帶一種喜感。當我去成都時，身邊所有的人都自帶喜感，真的令我好開心。」

活用中西樂呈現打鬥場景

朱芸編說自己喜歡做實驗，配樂對他而言是一場大型的音樂實驗，中樂和西樂對他而言只是

不同的表達方式。在《哪吒2》中，他融入電子音樂，作為其中一條龍的主旋律，讓它在打鬥的時候產生出風馳電掣的效果，而後突然間哪吒又佔據上風時，他再將京劇的鑼鼓融入，「你會看到整段音樂既有電子，又有京劇，我很喜歡做這樣的東西，覺得好好玩。最終呈現出的效果我都覺得很正。」

從《哪吒1》到《哪吒2》，故事更加複雜、情節的反轉更多，導演對朱芸編的要求更高也更加嚴格，「如何將音樂做到既不劇透，但又能體現出危機感，很多都需要去平衡。」「或者在打鬥的時候，從第十分鐘開始，打到最後，如果整個音樂的維度一直頂在高潮位的話觀眾會很累。因此什麼時候讓音樂跌落幾時又推上去，不同的打鬥如何體現不同的特色，令觀眾感到耳目一新。」

「不要問結果，先做了再說」

朱芸編提到，剛剛開始做《哪吒2》音樂的時候，電影其他部門也都剛剛開始做，「那時候可能只有一個掃描的線條圖，沒有顏色也沒有動畫，更不知道他們打鬥時什麼時候會打下去，要去猜。後面慢慢地畫面開始有了顏色、開始有了渲染，然後我也會再去慢慢地完善我的音樂。」電影製作階段，所有人都很緊張，「大家埋頭苦幹，我可能真的會不吃不睡就是做。」

《哪吒2》上映後，朱芸編作為觀眾在戲院看完覺得好滿足，「因為是第一次以觀眾的角度去欣賞電影，聽到裏面的音樂、看到裏面的畫面，知道當中有自己的一分力就覺得好開心。」

從《哪吒1》到《哪吒2》，從《悟空傳》到《白日之下》到《破·地獄》，朱芸編成長迅速，如今已經獨當一面的他卻認為自己始終都是「nobody」，「我只是一個好鍾意音樂、好鍾意電影的人。」談及對香港年輕音樂人建議，朱芸編說：「其實我不知自己現在算不算成功、是否有資格鼓勵別人，但是如果我分享的話，當你真的喜歡一件事情，你會用超過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。不要問結果，先做了再說，你要先行出第一步。」



▲香港青年音樂家朱芸編為動畫電影「哪吒」系列配樂。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「電影是集體創作的成果」

磨合溝通 對朱芸編而言，從二胡演奏到電影配樂，最難之處不在於創作技法的學習，而在於溝通，「電影是集體創作的成果，除了你的個人特色、個人品味、個人選擇之外，你都要兼顧導演的想法，這中間的溝通和磨合是一個挑戰。」

朱芸編提到，電影配樂蓋過劇情是很多人一開始做電影配樂時容易犯的錯誤，「但是導演會把關，有時候如果是音樂為主的段落，導演就

會給你空間多點，有時候如果是對白或者演技為主的，就算你做到多麼天花亂墜，都需要降低（音樂的存在感）。」

在和不同團隊合作的過程中，朱芸編表示自己首先在意的是劇本是否好看，然後是導演是否認真對待自己作品。「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感受到的。如果是的話，那麼包括我在內，整個團隊都會為這個項目百分之百付出，就不僅僅是當作工作來做，我要感受到這樣事情然後才會去做。」

「希望為每套電影配樂都能有突破」

跳出框架 「二胡演奏是我的職業，但在電影配樂上，我其實想甩掉二胡師這個身份。」朱芸編說，「因為我會希望嘗試不同種類的電影配樂，比如我在香港做的第一套電影《白日之下》，是完全與二胡無關、與中樂無關的（配樂風格）。」「從小到大我都很喜歡做實驗，我在音樂中加入不同的文化和樂器，我不想為了加而加，是真的想通過融合

整件事，讓大家聽起來覺得很舒服。」

他坦言，在做配樂的時候，一方面希望大家能記住自己的風格，另一方面亦都好想打破自己的風格，「因為不想被框住，自己還是希望每套電影都能有突破。」朱芸編提到，自己當下正在為一套愛情片配樂，「我之前沒做過愛情片，過去寫的比較慢的曲子通常都是比較悲情的，比如《白日之下》，又或者是《哪吒2》裏的一些母子的情節。但是愛情片又要慢，又要浪漫，不可以太慘，這對於我而言都是一個突破。另外希望人們看完之後能覺得有好多粉紅泡泡的感覺，這也是一個突破。」

提到是否會鼓勵香港年輕音樂人如自己一般多走去香港以外的地區，朱芸編肯定地回答道：「我會鼓勵他們走出去，且不只是走向內地，也包括東南亞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，如果你想走出去，你會發現四面八方都可以走出去。」



▲《哪吒2》中殷夫人與哪吒的母子親情讓不少觀眾感動落淚。



2017年

《悟空傳》

2019年

《哪吒1》

2019年

《誅仙1》

2021年

《古董局中局》

2023年

《白日之下》

2024年

《破·地獄》

2025年

《哪吒2》



▲《哪吒2》昨日在港票房突破2000萬。

從旅行中找尋靈感

保持平衡 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（《哪吒2》）昨日在港票房突破2000萬港幣，口碑亦好評如潮。《哪吒2》在香港首映當天，朱芸編出席現場，並接受了眾多媒體的採訪。「朋友在電視新聞上見到我嚇一跳，然後就有好多人來祝賀我，大家都說很想看這套電影。」談及父母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成績，「他們當然好開心，但我阿媽淨係擔心我夜晚上有飲湯，同埋夠唔夠瞓。」

朱芸編喜歡四處旅行，這對她而言是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方式。「我已經去過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。有的是因為工作要去，然後就順便玩埋周邊個地區。有時候是我覺得需要靈感了，所以出去。」他提到，自己剛剛去了波蘭，「我看到二戰時的集中營，有好大的感受。那些畫面是在香港看不到的，十分觸動我。」朱芸編說，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都會給我不同的感悟，有時這些感悟會變成靈感。」

憑《破·地獄》獲多項大獎提名

感恩入圍 憑藉《破·地獄》，朱芸編入圍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和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。他提到，通常配樂師是不會參與前期拍攝階段的，但是《破·地獄》是個例外，「因為講的是葬禮的故事，有的儀式音樂真的需要在拍攝的過程中就已經將音樂做好。」在《破·地獄》中，許冠文的二胡演奏即是由朱芸編教授指導，而片中許冠文的南音演唱，朱芸編也是「陪練」。朱芸編說，許冠文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電影人，「因為我小時候最初看的電影就是許冠文先生拍的。片場同他聊天的時候覺得他不像是演員，更像是一個好慈祥好有精神好有魄力的老人家，走路比我還快，我真的好喜歡他演戲。」

至於對今次評獎結果的預期，朱芸編則表示能入圍就很感恩，對待得獎平常心。



▲在《破·地獄》中，許冠文的二胡演奏由朱芸編教授指導。

▲朱芸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即興彈奏。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朱芸編電影配樂作品